

魯迅雜文全編(上)

(浙)新登字第4号

特约编辑 金 木

责任编辑 李庆西

封面设计 梁 珊

鲁迅杂文全编(上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125 插页3 字数 编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

ISBN 7-5339-0558-X/1·520 定 价:

前言

王得后 钱理群

编辑这样一本《鲁迅杂文全编》，大率有违著者之愿。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当鲁迅的第一本杂文集《热风》出版之际，他就痛苦地告诉人们：“这正是我所悲哀的。”他解释说：“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①如今回看鲁迅写作《热风》的年月，已经过去七十年矣，而且中国也从旧社会变成了新社会。然而，鲁迅杂文还活在千百万读者的心中，使他们感到“深刻”，较之现代和当今任何作家的文字都来得“深刻”。这可以让人深思，该是我辈的幸事呢，还是不幸？

虽然，鲁迅当年曾为“病菌尚在”而感慨不已，但他却总是表现出传统的中国人少有的正视事实的勇气。“睁了眼看”事实，看清事实，承认事实，扫尽“瞒和骗”的花样，致力于改造中国社会和国民根性。所以，后来他曾表示“要保存我的杂感”^②，甚至“以为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

① 鲁迅：《〈热风〉题记》。

② 鲁迅：《〈准风月谈〉后记》。

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罔两的形状的禹鼎相同”^①。因为“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②。人类发展到现在，在我们有幸赶上的这一个世纪，二十世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许多国家许多民族的社会制度，发生过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像我们中国的《三国演义》开卷第一句话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说是“和为贵”，虽然鲁迅也说过“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③，而且现在许多学者专家也正在反省激进主义思潮的功过、是非、利害，但世界还是一个“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的世界。

我们之所以愿意编辑鲁迅杂文，是出于这样三点自以为是的私见。

第一，迄今为止，鲁迅杂文还是了解中国特别国情的最可靠的文字，最深刻的文字。一个国家的国情，无疑包涵地域、气候、生态等等因素组成的自然环境，以及它的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道德、文学、艺术、军事各个方面的发生、发展的过程。然而，最基本的国情仍在于“人情”，亦即国民的文化心理、行为准则及价值取向等。这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民性”。所以鲁迅在本世纪初所说的“根柢在人”^④，大概毕竟是不争的事实。人的生存，温饱

① 鲁迅：《“题未定”草（六至九）》。

② 鲁迅：《〈伪自由书〉后记》。

③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④ 鲁迅：《文化偏至论》。

和发展，这鲁迅认定的“当务之急”和不可阻碍的“前途”^①，已经在全世界为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原先以为这是鲁迅前期的观点而大施批判的同胞，如今也投以笑迷迷的目光，大有这本来是他头脑中固有的思想的意味了。真的，假如地球上没有人，地球也不过茫茫宇宙中一颗死寂的蓝色星星罢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人，还有什么人间，还有什么人的历史呢？鲁迅的杂文，就是为了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②的文章，是对于中国人不适宜于生存和发展的种种劣根性，气质，思想，手段及其传统的血性批评，是一部活中国人的“人史”。鲁迅曾经“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如英国嘉勒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瑟生的《伟人论》那样。惟须好坏俱有，有嚼雪苦节的苏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张献忠当然也在内。”^③但后来没有动手。但他的杂文却实现了这一心愿了。他后来自信：“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之全体”^④，“‘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

① 鲁迅：《忽然想到（五）》。原文中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② 鲁迅：《忽然想到（五）》。

③ 鲁迅：《晨凉漫记》。

④ 鲁迅：《〈淮风月谈〉后记》。

文里了。”^①我们二人都已年过半百，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亲历了我们民族“史无前例”的“浩劫”，积二三十年研究鲁迅的心得，我们信服鲁迅这一自白。要了解中国的特别国情，就要了解创造这特别国情的主人公的中国人，而要了解中国人，现在，莫过于用心细读鲁迅杂文这一文献了。又由于“原人和现代人的心，也许很有些不同，倘相去不过几百年，那恐怕即使有些差异，也微乎其微的”^②的原因，当我们中国和全世界各民族一道，行将跨入人类的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特别是中国的青年，能有一部《鲁迅杂文全编》在手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第二，杂文，在中国，虽说是古已有之，但现代杂文，它的创造和发展，是和鲁迅的名字分不开的。不管喜欢不喜欢，也不管赞成不赞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一谈鲁迅就想起他的杂文，一谈杂文就想起鲁迅，这已经是常识。但在国外，不仅中国学学者，不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就是专攻鲁迅研究而能重视鲁迅杂文的，似乎也寥若晨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说到底，也还是一种隔膜。民族与民族的隔膜，文化与文化的隔膜，此时此地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彼时彼岸人们生活的隔膜。鲁迅说：“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③假如有一本鲁迅杂文的专集，会不会引人注目一点？有如在姹紫嫣红百花杂陈的花园旁

① 鲁迅：《〈准风月谈〉后记》。

② 鲁迅：《法会和歌剧》。

③ 鲁迅：《〈呐喊〉捷克译本序言》。

边，现在专门开辟一座“无花的蔷薇”园，怎么样？

第三，虽说鲁迅和杂文，也是“相依为命，离则两伤”，但鲁迅逝世半个多世纪了，迄今还没有一本按文体分类的鲁迅杂文全编的尝试集问世，以推动这一方面的研究。所以，编辑此书也是弥补这一缺憾的一个尝试。

二

不过，真动起手来编辑，麻烦也就接踵而至。问题在于：“杂文”这个名称的内涵，向来就似乎明确其实颇为含糊，虽然入了《辞海》，也还是夹缠不清。其实，不必说杂文，就连相对容易界定的小说、诗、电影等，面对具体作品，也常常可以见到“不是小说”，“不是诗”，“不是电影”的批评。而倘不明确“什么是杂文”“什么不是杂文”，这编辑工作几乎无从措手。

依鲁迅自己的看法，除《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而外，其他的集子，大都称作杂文或者杂感。如：《写在〈坟〉后面》说：“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集杂文而名之曰《坟》”；《二心集·序言》说，“这里是一九三〇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南腔北调集·题记》，《准风月谈·后记》都明确说明编入的是杂文。至于《且介亭杂文》三集，书名就标示出来了。其他几个集子呢，就都说的是“杂感”，如《华盖集·题记》，《华盖集续编·小引》，《而已集·题辞》，《三闲集·序言》，《伪自由书·前记》都是这样。而且鲁迅甚至于这样说过：“‘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也

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辑是还想编辑的”^①。总而言之，鲁迅用“杂文”和“杂感”囊括了他的小说，“演义”，“回忆文”，“散文诗”以外的全部文字的结集。这样看来，“全编”也就等于汇编鲁迅的十几本杂文集子了。

然而，事情倒并不那么简单。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里又这样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原来，鲁迅通常所说的“杂文”并不是他自己考虑中的文体分类。复按鲁迅的杂文集，也的确是“只按作成的年月”编的。它们是“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的。这里的“杂文”也就不是文体分类的专名。“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有关的线索不止于此。鲁迅在杂文集的序言里，两次特别拎出“书籍的序引”^②，“书的序跋”^③，又拎出“《夜记》”，“讲演和通信”^④。在《鲁迅译著书目》中，又曾将《坟》所收的文章，细分为“论文及随笔”^⑤。这样一来，就把散文、论文、序跋、讲演、通信从“杂文”中分离出来了。

剩下的问题是对于学术性短论的取舍，如《关于新文字》、《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什么是“讽刺”？》、《论新文字》一类文章怎么办？特别是关于新文字也即鲁迅主张汉字拉丁化的短论，恰恰又碰在近十年来一大批

① 鲁迅：《〈三闲集〉序言》。

② 鲁迅：《〈三闲集〉序言》。

③ 鲁迅：《〈南腔北调集〉题记》。

④ 鲁迅：《〈三闲集〉序言》。

⑤ 随笔，鲁迅认为是杂文之一体。见《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中国的和外国的新小学家在拼命垒砌的“汉字是与指南针、纸、印刷术、火药四大发明媲美的第五大发明”，“汉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汉字在二十一世纪将大放异彩”的新的万里长城上，如果不当作“杂文”收入本书，有人也许以为是在宏扬“为贤者讳”的民族传统吧？其实何至于此，又何须如此呢！它们虽难免杂文笔法，谈的确是学术啊。

但文体的问题，确实并不简单，尤其是杂文，又尤其是鲁迅的杂文。

本来，“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①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创造的新小说、新诗、散文，散文诗等文体中，都可以看到这种“中间物”的事实。杂文正以其“杂”，就尤其显现出“中间物”现象。这里的奥秘就在于一种“杂文笔法”的存在。无论散文、论文、序跋、讲演、通信，一用了“杂文笔法”，你就莫衷一是了。除了重新开科取士，禁止“杂文笔法”；而即使现在开科取士，鲁迅也已经无所顾忌，放笔直干过了。我们也只好“既往不究”和“下不为例”了。而鲁迅的杂文笔法，个性是这样鲜明，独异，纯熟，笔之所至，锋芒与文采交相辉映，妙趣横生，虽然不过是广告、凡例、告白、说明、按语，也往往与众不同。但我们终不能把它们也算作杂文。

于是，用“不是杂文”的反推法，我们从鲁迅的十五本杂

①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文集及集外作品中选出四百四十篇。

分类既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又有利于明白时势，这里就按时间顺序编排。对未署写作日期的文章，则以最初发表时间为准。

作为参考，编了一个附录。其中六篇是鲁迅自作杂文集的题记或序言，一篇是鲁迅为他人杂文集所作序言，一篇杂文《做“杂文”也不易》，是故意抽出来编在这里的。此无它，追求集中效应也。

三

那么，什么是鲁迅杂文呢？

对此，中国的鲁迅研究者通常的界定是：“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

“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①这“文艺性的论文”后来又发展为“文艺性的政论”——“诗与政论”的结合。

什么是feuilleton？据《新英汉词典》解释：“①（欧洲报刊上的）小品栏，通俗文艺栏，（刊登于通俗文艺栏的）小品文，文艺作品；②连载小说；③通俗小说。”而《英汉辞海》则是：“①欧洲报纸杂志专用以刊登取悦一般读者的部分，特写栏；②刊印于此项专栏的作品（如分期连载的系列小说）；③ a 分期刊印的小说，b 迎合大众情趣的小说；④具有亲切风格和怀旧内容的短篇文学作品。”我们有些重大

①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着重号原有。

分歧，争论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又说原来是翻译问题，最近的文学上的例子，便是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若干名词、概念。所以，对于这“阜利通”，还是少说为佳。

我们来看看鲁迅自己的说法吧。

鲁迅自己，把他的杂文，说是杂感，又说是短评。在第一本杂文集《热风》的《题记》中这样说：七年以后，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在《鲁迅译著书目》中对于《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都这样说：在这前五天，鲁迅在《三闲集》的《序言》中也是这样说的：“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可见，“短评”倒真是杂感——杂文的代名词。

鲁迅曾经概括《语丝》的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①

鲁迅又曾说明编辑《莽原》的宗旨，是“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②在这之前半个

①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

② 鲁迅：《两地书·十七》。

多月，鲁迅说“政府似乎已在张起压制言论的网来，那么，又须准备‘钻网’的法子——这是各国鼓吹改革的人们照例要遇到的。我现在还在寻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再多几个，就来‘试他一试’，但那效果，仍然还在不可知之数，恐怕也不过聊以自慰而已。”^①这正是鲁迅一生的心愿，不遗余力的劳作：“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②

鲁迅杂文，在鲁迅自己心目中，就是杂感，就是短评，就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这也许是最好的定义吧？是的，目的在改革，施行的是反抗和攻击，短短的，纵意而谈，无所顾忌，以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催促新的产生的，是鲁迅杂文。

固然，这还需要说明和发挥，也还可能而且一定会出现不同的理解，还会有分歧和争论，比如，什么是“文明批评”？什么是“社会批评”？“新的”又是什么？其实，这才是真实的人生和真实的学问：永远不会“止于至善”，永远需要不断地研究，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实践。

“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总起来说是对于历史文化的批评和对于社会人生的批评。由于历史文化是过去的社会人生；今天的社会人生包涵着过去的历史文化，事实上不能截然划分，不能说“文明批评”就不涉及今天的社会人生；“社会批评”就不涉及过去的文明，更何况它本身就是昨天的和今天的文明的体现。但是，当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而又分别指称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时候，似乎可以理解为有意强调前者的历史性，和后者的现实性，而它们

① 鲁迅：《两地书·十》。

② 鲁迅：《两地书·八》。

的焦点则在人生。也就是鲁迅所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①吧？

这“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固然大量由于“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四一二政变”、“四一五政变”、“九一八事变”和中国执政者的“不抵抗政策”之流“用钢刀的”屠伯们，也有许许多多由于“用软刀的”屠伯们以及他们熏制的奴隶的劣根性。对于前者，鲁迅固然都写有杂文，力施搏击，而且他这类面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阀的屠杀，站在人民的血泊中立即写出的直接揭露他们“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②的杂文，是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上的墓碑；但对于后者，鲁迅所作的杂文，是更大量的，而且他这类面对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吃人”的历史^③，面对“都是侍奉主子的”“中国文化”^④，站在破坏了又修补，修补了又破坏的旧文明的瓦砾场上写下的扫荡旧物以造成新的机运的杂文，更是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上的丰碑。

尤其可宝贵的是，鲁迅杂文决不止于就事论事，而是就事论人，就时局、时事、文明、世态和社会现象来批评中国人的气质、品性、心理、传统和命运。鲁迅攻击反动统治者，决不止于抨击他们的政策和政绩，而是着力解剖他们的统治权术、心思、手段和残虐险狠的心性。鲁迅批评文明和批评社会，决不止于判断现象的是非、优劣、利害，而是着力解剖“国民性”的弱点，他们由旧文明所熏陶，在社会生活中

①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②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

③ 鲁迅：《狂人日记》。

④ 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

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①。所以，鲁迅杂文是鲁迅切身的生命体验与中国人的生命病态的肉搏，是鲁迅改良这人生的理想对于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的病苦的揭露、解剖与救治。鲁迅的“立人”的目的和批评“国民性”的手段，使鲁迅杂文对现代中国各阶级和阶层的社会地位、状况，行为规范、性质，人情和心理作了精确的描绘和批评，使他的杂文成为一部迄今无与伦比的中国民情和民心的历史。鲁迅杂文之所以光彩照人，就在于他真诚地憎恶人而又爱人，希望身为奴隶的人不堕为“万劫不复的奴才”^②，觉醒起来，挣脱身外的和心内的锁链，争到“‘人’的价格”^③，发展而成为“真的人”^④，建设一个“无阶级社会”^⑤。

四

鲁迅杂文有四大特性：否定性，攻击性，偏激性和隐蔽性。

否定性 鲁迅思想的否定性^⑥，决定了鲁迅杂文的否定性；鲁迅杂文的否定性反映了鲁迅思想的否定性。鲁迅杂文的否定性特色是显而易见，一目了然的。试读鲁迅杂文，几乎每一篇都是反抗和攻击，揭露和批评，都在否定，而从否定中表达自己的主张，表达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表达自己

① 鲁迅：《两地书·十》。

② 鲁迅：《漫与》。

③ 鲁迅：《灯下漫笔》。

④ 鲁迅：《狂人日记》。

⑤ 鲁迅：《我们不再受骗了》、《答国际文学社问》。

⑥ 参看王得后《鲁迅思想的否定性特色》，原载1985年2月《安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同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报刊汇编《鲁迅研究》转载。

的生命体验。

决定鲁迅杂文的否定性的，是这样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在鲁迅看来：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多有不自觉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①

第二，在鲁迅看来，社会的改革，人类的进化，那内在而真实的动因，乃是不满足于现状，要求否定也即改革所不满的地方。他说：“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足于现状的都是。”^②又说：“世界上改革者的动机，大抵就是这对于时代环境的不满的缘故。”^③

本来，人心就是思变的，“思变”就是一种否定。问题是在社会压迫下，人们大都失去了这本性，扭曲了这本性，不敢斗争，不敢否定，牧民者和牧师为了治民又造出“知足常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安贫乐道”一类鬼话来蒙骗大众，便横生种种病态。鲁迅则要求正视现实，也即正视不满，他的《论睁了眼看》，抨击“瞒和骗”，就是呼吁敢于正视不满，否则，“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正视而后，更要求实践。“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万不可单是不平。”^④这就是鲁迅更着力于杂文创作的主因、内因。

第三，在鲁迅看来：“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

① 鲁迅：《不满》。

②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③ 鲁迅：《两地书·六》。

④ 鲁迅：《恨恨而死》。

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在改革者的眼里，已往和目前的東西是全等于无物的。”^①

这就是鲁迅杂文的创作的思想基础，也是鲁迅杂文的否定性是基本的和第一特性的思想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杂文的否定性，是为了改革，为了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因此，这否定性本身就包涵着肯定性，扫荡旧物是为了新生。“不破不立”，是这样吧，而“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鲁迅早早就表示过异议。他明确地指示：“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②这才是鲁迅的心。所以鲁迅痛心疾首于中国人的“寇盗式的破坏”，和“奴才式的破坏”，而苦苦呼唤“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③鲁迅就是一名革新的破坏者，他内心理想的光，就是“立人”。“人应该像人一样生存，而不是苟活。人应该温饱，而不是奢侈。人应该得到发展，而不是放肆。无论什么阻碍这生存、温饱和发展，就与之斗争。而“国民性批判”虽是最根本的斗争，也不过是一种手段。常常有人疑惑，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有如“洪洞县里无好人”。其实，鲁迅杂文从无冷嘲，而是热讽，不是“可怕的冰块”，而是一团燃烧着的火。

攻击性 也就是斗争性，其实是反击和抗争。

这已经是公认的了：鲁迅杂文是匕首，是投枪。正因为这一点，鲁迅杂文一直颇遭物议，也正因为这一点，鲁迅杂

① 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②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③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文，似乎很不够“文艺”。

关键不在酷爱和平与宽容的愿望，而在社会环境以及人们所处的地位。如果生活在社会压迫之中，处在被压迫的地位。怎么办？鲁迅说：“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①

鲁迅何尝不酷爱和平？当鲁迅步入社会之初，他就赞赏老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即不反抗主义也即人道主义“为理想诚善”，可是办得到吗？“而见诸事实，乃佛戾初志远矣。”^②五四运动刚刚发生不久，鲁迅表示“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③但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这个时代，这个地方——无论中国还是全世界，事实是怎样的，我们都亲历着呵！

鲁迅也曾教导青年学生：“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这样，还不和平而且宽容么——宽容了自己的父母，而立足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可是，当“亲权”达不到的地方，当面对的是段祺瑞执政府的“枪林弹雨”的时候，当面对的是国民党政府的“‘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围剿”、“手枪和流氓”的时候，怎么办呢？不错，上帝教训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④；佛也是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但事实是人类有宗教战

① 鲁迅：《文艺与革命》。

② 鲁迅：《破恶声论》。

③ 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

④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